

## 摇 中华传奇故事 (三)

作者 段林英 编著

出版社: 中国电影出版社

字数：约一千字

分类 故事 原作品集 原中国当代

版权所有 北京烱子工作室

出版日期 缘年 缘月

书号：隹彘原苑原远原邕隹隹原

## 内容提要

这套《中国故事》收入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流传最广、家喻户晓、人人必知的传统经典故事。大家从中可以看到那些不朽的神话、寓言、各民族民间传说,还有我们的国宝京剧名作和武术名流的奇事。这些故事都是按流传的原貌经提炼加工而编写,又采用传统技法和现代技法相结合的方法绘画。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故事的内容和价值,还由有关专家做了点评。所以,这是一套阅读、学习、观赏、收藏功能兼备的精品图书,它将长久地伴随您,为您的生活增添精神营养,提高您的生活品味。

## 员懂鸟语的孔一

过去，招信县（今明光女山湖镇）城边有个知名的郎中，姓孔，叫孔一，据说是孔圣人的后代，专治跌打损伤，方圆百里无人不晓，求医者络绎不绝。孔一已年过半百，只要是腿伤者，都亲自上门治疗。他看病收费有个讲究：富户给足药费，诊费多少看赏，贫苦人家分文不取。所以，孔一行医半辈子了，家境仍然不宽裕，整日布素食。

一日，孔一出诊回家，路过城中街市，见一猎户卖一猎物，是一只受伤的大雁。当孔一停足看那大雁时，大雁扑打着它那受伤的翅膀发出哀鸣，两眼还流下泪来。猎人认得孔一，他见孔一看雁忙说：“孔郎中苦想要这只大雁就提回家，可肥呢。”孔一不由自主摸了一下衣袋，还没说话，猎人已提起受伤的大雁：“孔郎中，不必付钱，我送你的，去年您替我儿治腿伤分文不收，我还欠着您的人情呢。”

孔一把受伤的大雁抱回家，经验伤原来是打伤了左翅膀，被铁砂子打了几个洞，主骨没断，稍医几日便可恢复。于是孔一每日为雁换药疗伤。果然不几日伤口愈合，展翅能飞了。这日清晨，孔一特地买来黄豆喂大雁，边喂边说：“大雁呀，你的伤痊愈了，吃完这些黄豆去找你的家吧。”那大雁吃完黄豆后扇着双翅又流下泪来。孔一不知怎么回事，又问大雁：“你怎么啦？飞不动吗？”那大雁听懂了孔一的话摇摇头，最后在翅膀上啄下一根灰色羽毛送到孔一手里，孔一接过又道：“是

给我留作纪念吗？大雁还是摇摇头，用嘴叼过那根羽毛挂在孔一的耳边，然后叫了几声。孔一一听吃了一惊，他听懂大雁在说：“谢谢您好心的人，我要到南方去找亲人，明年春天才回来，这根羽毛送给您，请您常带在身边，只要把它挂在身边就能听懂鸟语。”说完后，在孔一家上空盘旋一圈后，方才依依不舍地离去。

从那以后，孔一每日出诊都把那根羽毛带在身边，有时遇上一群鸟儿在“叽叽喳喳”，他就把羽毛挂在耳朵上，常听到鸟儿聊天、谈情说爱在和拉家常。一日，孔一出诊回来，路过一个草堆旁，看到草堆上许多鸟儿吵吵嚷嚷。他把羽毛挂在耳边，不听不要紧，一听吓了一大跳。原来鸟儿们说三天后有一场大风暴，暴雨夹着冰雹，雹大如鹅卵，平地能积四、五寸厚。孔一回到家把鸟说的事告诉了夫人。夫人说快买些草来将草厚厚铺于瓦上，并通知了周围人家。别人都笑孔一疯了，这秋高气爽的天气如何会下冰雹？整个招信县只有孔一一家在瓦房上铺了厚厚一层草。

第三天一大早，太阳像是和孔一开玩笑起得特别早，晴空万里，风和日丽，人们更讥笑孔一疯了。孔一也怀疑鸟儿说的话是否真实。岂料，午时刚过，西北天空像是打翻了墨瓶漆黑一片。不一刻整个招信城上空像是涂上一层墨，阵炸雷过后，豆大的雨点撒落下来，像是打漏了水缸。一会就听“噼里啪啦”噪声大作，鹅卵般的冰雹砸将下来，足足砸了有两袋烟功夫，黑云才随风往东南移去，惊恐的人们见雨过天晴，纷纷跑出屋，屋顶无一片好瓦，草房却安然无恙。冰雹过后，孔一将瓦上铺的草清理下来。他家瓦房丝毫无损。有人回过味来，纷纷过来问孔一是怎么知道的。孔一也不隐瞒，如实告诉了

人们。

孔一能听懂鸟语的事，迅速在城里城外传开了。有些出远门的在出门前还先找孔一问问，每次都很灵验。

这天，孔一又听一群麻雀一边忙着搬家，一边在说：“可惜呀，可惜，这么大的一座城没几天要沉入水底了，太可惜了！”消息非同小可，若是真传出去能救全城父老乡亲，若是假的，会弄得人心惶惶、鸡犬不宁，县太爷不杀了我的头才怪呢。正想着，天上又有一群喜鹊飞过，孔一听的更清楚了，一只黑白相间的老喜鹊说：“三天后那场大雨会一连七天不停点，这城完了。”另一只小喜鹊说：“雨后水退，城不还是城吗？”老喜鹊说：“大雨不停，水排不出去，湖水还倒灌，这块土地承受不住，会下沉的，到时会房倒屋塌，大半个城是一片汪洋。”孔一听到这里倒吸口凉气：我的老天爷，么大的灾难我一定要说。于是孔一一边往家跑一边逢人就说：“想办法搬家中，几天后这县城要沉入水里了。”一传十、十传百，整个招信城炸了锅。人们纷纷忙着搬家。可就几天往哪搬呢？县太爷知道是孔一惹的祸，派人把孔一抓来了，老爷要升堂审孔一，县衙被围的里三层外三层。

县太爷端坐在公堂“啪”地一拍惊堂木：“大胆孔一，你竟敢妖言惑众，弄得人心惶惶，可知罪？”孔一是个知书达理之人，他把救大雁治伤，大雁赠羽毛，从此能懂鸟语之事一一禀报老爷，并要求老爷能以县衙出告示，拯救满城百姓。县太爷平时也知孔一人品好，也不想为难他，要过那羽毛说：“我先试一试，看能否听懂鸟语。”孔一递过羽毛挂在县太爷耳边，可是鸟儿根本听不懂人的话，因主人每次逗它都是是它唱了一段歌以后，主人准会给好吃的，于是黄雀竟唱了起来：“可

怜、可怜，真可怜，整天关在笼里边，有吃有喝也有玩，我仍然想着外边天。”众人听黄雀叫得清脆悦耳，可县太爷听懂了歌词，打开鸟笼把黄雀放了，并对米铺老板说：“从今后不让你养鸟。”米铺老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也不好为一只鸟和县太爷翻脸。孔一心里明白，肯定是县太爷听懂了鸟语。

当天县太爷贴出了告示，告示上说：“近日内可能有连日大雨，望百姓做好避灾准备。”由于说的不太严重，很多人也没引起足够的重视。但有些人家对孔一深信不疑，见孔一抛弃房产带着能带走的东西搬往西南，也跟着一起搬走了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三天后倾盆大雨下个不停，一连几天平地水积三尺深。因雨区范围较大，积水非但没有流走，湖水却倒流过来。几日后发生了地陷，招信城除嘉佑院一带保留了下来，其他均陷入水底。

孔一一行在暴雨没下的前两天就搬走了，在高岗处建了家。这地点据说是现在七里湖西岸一里多的孔埠。

## 圆还债

小时候外婆常跟我们讲：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不义之财不能要。谁要是昧着良心巧取别人的财物，那就是欠下了别人的一笔债。今个欠下的，明个是要还的。”外婆怕我们不懂，还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。

说是很早以前，泗县、五河往来于南京的那条古商道，过去叫“江淮中道”，就是在这条古道上有有个叫“土沛”的镇子，也就清朝后期改名为“古沛”，直到现在还叫“古沛”的那个集

缘

镇。别看镇子不大，可一条东西街道有半条街都是南方过来的商人。其中有个打油的，原是浦口人，姓蒋，不知叫什么名字，小一辈人都叫他蒋老板，同辈和长辈人称他蒋蛮子。这蒋蛮子好手艺，他打的麻油，一是清亮，二是纯香，夏天浇在小菜上，光闻那香味，就能增加食欲。他在镇上干了近二十年了，人缘好，生意做得也精，加上这南北商道上贩子们也就认准他家的油，所以生意十分火红。就在他家一墙之隔，有个做杂货生意的店铺，老板姓赵，也没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因是北方人，同辈和长辈都叫他赵侉子。这赵侉子讲话有点冲，好抬死杠子，人缘也不太好，生意做得也小，家境不算宽裕。因和蒋蛮子是紧邻，两家又都是外乡人，相处的也还算好。蒋蛮子常常接济赵侉子。赵侉子也偶然回敬一些针头线脑的常用东西给蒋蛮子。

不知是谁家，也不知哪个先提出要将赵侉子家三岁的女儿给蒋蛮子做干女儿，这蒋蛮子还真的扯了两丈花布给干女儿做了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套花衣服，这赵侉子也回敬了四坛酒。两家就“干亲家”的你来我往了。这年冬天，浦口那边给蒋蛮子送来信，说是老太太行了。这蒋蛮子要把二十坛香油暂放在赵侉子家，说是等老太太过世后过了“五七”再回来。因每坛都是封了口的，也不怕风吹雨淋，就放在赵侉子家后院顺墙根摆着。赵侉子还弄了两样小菜请蒋蛮子喝了两杯，算是送行。这土沛离浦口最多也就是两天的路程，可平时生意太忙走不了，一年中只有中秋节和过年能回家几天。两个干亲家道了别，蒋蛮子第二天一早就走了。

话说这天，赵侉子家在后院铺了两张筛子晒豆子，不知是谁家几只鸡从墙洞里钻进来吃豆子，连吃带刨，豆子滚的到处

都是，赵侉子发现了气得抓起一只小板凳就砸，这一板凳飞出去却砸在了人家蒋蜜子的香油坛上。赵侉子不由得叫了声“不好”，心想这下要赔人家一坛油了。岂料坛子砸碎了却不见一滴香油流出。在阳光下有两锭银子在闪闪发光，甚是耀眼。赵侉子跑过去一手抓起一只银锭掂了掂：“乖乖，都是二十两的银元宝”。赵侉子又打开其它坛子，每坛都有两锭。二十坛一共有四十锭、八百两。赵侉子惊得目瞪口呆，心想：这么多银子，别说有了，连看也没看过这么多。乖乖，这蒋蜜子还真能攒，平日还说打油利小，妈的，利小能攒下这么多银子？又一想：这世上没有一个人肚里不藏着鬼的。去他妈的，俗话说“马无夜草不肥，人无外财不发”，也该我赵侉子粗几天腰了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这赵侉子把银子全拿出来收藏起来，把二十只空坛都装上了油。然后沿墙摆好。人说侉直、侉直，看来这赵侉子在八百两银子面前系起了肠子。

再说蒋蜜子奔到家后，老太太看了最后一眼就归天了，一家人忙完了丧事。蒋蜜子过“五七”三十五天就匆匆赶回土沛。赵侉子见干亲家回来了，装着无事似的和蒋蜜子一起把油坛搬回蒋家。当蒋蜜子打开封口一看，个个坛子都满满地装上了香油，不见了银子。顿时傻了眼，气得要过去和赵侉子理论。但一想临走时明明说是二十坛油，现在这二十坛油摆在面前，你要说坛里装有银子，到哪去说呢？蒋蜜子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难言。一口气阻在心口窝，病倒了。可最让人生气的是，这赵侉子一边忙着请大夫，一边一日三餐的送吃捧喝。土沛镇上下都夸赵侉子是个大好人。没两天蒋蜜子死了。赵侉子花钱雇人去浦口蒋家报丧，蒋家兄弟姐妹来了好几个，听赵侉子说干亲家回来后还念叨着老太太，可能是伤心过度而

亡。满镇子人都夸赵侉子够义气，蒋家人又见赵家几岁的女儿披麻戴孝，甚是感激。蒋家的人提出要将蒋蛮子灵柩抬回去安葬。但所带银两可能不充足，问能否请赵侉子把油坊无论几个银子变卖了。这赵侉子把胸脯拍着“咚咚”响。请人盘了价，连油带东西一共可作四十两银子。可镇上一时没有愿买，赵侉子便拿出四十两银子自己买了下来。另外出钱替蒋蛮子买了口上等棺材，还哭得死去活来，说平时蒋蛮子为人怎么怎么好，对他家小女怎么怎么疼爱。哭得周围人都受了感动，也都陪着一同流泪。蒋家兄弟姐妹对赵侉子千恩万谢后，将灵柩运走了。

赵侉子平空得了八百两银子，同时在镇上落了个好名声，又有了油坊，当地人都纷纷上他的油坊买油，蒋家兄弟姐妹在南面也逢人就说这赵侉子油坊，生意越做越火红。赵侉子很快成了镇上三大首富之一，又讨了二房，一心想要个传宗接代的。

这天赵侉子就着花生米，喝着两杯酒，觉得酒上了头就早早地睡下了。刚睡不久，迷迷糊糊就听有人叫“亲家、亲家近来可好”。赵侉子一见是阴间地府阎王爷身边的人，看穿着还是个不小的官呢，当他眨巴眨巴眼睛一细看，原来是死鬼蒋蛮子。这下赵侉子吓出一身冷汗，认为蒋蛮子来向他讨债。他想爬起身，可光用劲，怎么也爬不起。这时又听蒋蛮子说：“亲家，你拿了我的银子，可要加倍还的哟。”说完朝二太太房里走去。赵侉子欲阻止，可动不了。正在这时，一佣人大呼小叫喊醒了赵侉子，那佣人高兴地说：“老爷、老爷，二奶奶生了个带把的。”赵侉子拍拍脑门说：“我不是在做梦吧？”那佣人跑过来拽赵侉子说：“不是做梦，不是做梦，你快到二奶



奶房里看看。”赵侉子跟佣人来到二奶奶房里，就听婴儿“呱呱、呱呱”哭声，再看确实是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孩。赵侉子忙活了半夜，回到大奶奶的房里，这大奶奶因生了个丫头后再也没翻泡。这下二奶奶生了个带把的得宠了，大奶奶有点醋意，见赵侉子鬼鬼叽叽过来，冲他来了一句：“生个带把的就了不起了，我看是个讨债的。”大奶奶这一提，赵侉子又猛然想起刚才的梦。巧的是蒋蛮子来讨债，不冲赵侉子来，偏偏走到二奶奶的房里，而凑巧的是二奶奶生了个男孩。赵侉子倒吸一口凉气暗思：乖乖，可能是蒋蛮子来投胎讨债的。听人说城隍庙的小鬼每三年换一次。这蒋蛮子死了正好三年了。从此，赵侉子心神宁，老是想着这家伙投胎，怎么个讨？会不会是个逆子，成人后吃喝嫖赌败尽家产？

岂料这孩子还真争气，出了娘胎一直没病没灾，一分多余的钱也没花过。十分听话，十分孝顺，十分聪明。读书过目不忘，作诗文惊傻了先生，十四岁时参加乡试中举。后被选官干了个知县，因为官清廉，深受百姓爱戴，几年功夫官升四品做了知府。赵侉子看儿子耀宗光祖，频频升官，早把那梦忘得一干二净。可就在做知府的第三年，赵侉子的儿子偏偏参加了什么“变法”。神宗皇帝死后，哲宗继位，高太后临朝听政，起用了旧派首领司马光为相。司马光为相后对新人新法一概罢除。赵侉子的儿子因参加了新法被革职。赵不服，上书力辩，高太后生气，要杀鸡给猴看，就拿赵侉子儿子开了刀，杀了头，抄了家，没收了全部家产，就连赵侉子的小油坊也给封了。佣人们又一个个走了，赵侉子比以前更穷了。这时他又想起了许多年前做的那梦。才相信了昧良心的歪财不能要。他用自己的经历把“马无夜草不肥，人无外财不发”改成了“马无夜

草不肥，人有外财不发”。

## 猿吴义能丢官

唐代，招义县（今明光市女山湖镇）有个人叫胡洪，入赘在街南头豆腐坊汪家为婿。这胡洪长得是一表人材、人高马大、宽头大脸，可自古有“人不可貌相，海水可斗量”之说，胡洪好吃懒动，还有个好赌的毛病。汪家豆腐坊是县上有名的汪氏老豆腐。汪老汉膝下有三个女儿，老伴早年过世，老大、老二都先后出嫁了，留着老三意在招个能干的女婿入赘，将汪氏老豆腐手艺传下去。媒婆一说，汪老汉一相就看中了胡洪。这胡洪家境清贫、无钱娶妻，因此，小伙子虽生得漂亮，但二十有五还没订上门亲，入赘汪家当然一百个愿意。

婚后头个把月里胡洪还算好，起早摸黑和老泰山一起经营豆腐生意，妻子汪桂花对丈夫十分满意。一个月过后，胡洪经不住原先一帮酒友赌棍的死磨硬拽，又旧病复发，隔三岔五地出入赌场、酒楼。开始时汪桂花忍着性子，劝丈夫走正道。这胡洪不听，小俩口子逐步不和，多有龃龉。一日胡洪突然失踪了，胡、汪两家都很焦急，四处寻找，可是一个月过去了，音信全无。胡家的老母亲对儿子的突然失踪心有疑惑，认为是儿媳谋害了儿子，就向官府报了案。

县太爷吴义能是个京考的举人，濠州人，年头才被授招义县县令官职，对一些较大案子不知从何下手，常依靠师爷出点子。话说吴义能接到胡家报案后，苦思冥想，难以决断。老套路，又请师爷邵某给他拿主意。正巧这邵师爷也住街南头，对

汪家的情况也略知一二。邵师爷说：“汪家三女，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大女二女腼腆温和，三女汪桂花活泼好动，人长得不算太出色，但也是亭亭玉立，顺眼得很。小俩口三天两头争争吵吵，胡洪不知为什么不愿帮汪老做豆腐，很多活汪老汉干着明显吃力，前阵子听说汪老汉从石村把他一个外甥接过来帮忙，这个侄儿是汪老汉妹妹家的老儿子，今年二十岁，尚未成家，小伙子也生得浓眉大眼高高大大，人也勤快……”。邵师爷还要往下说，县太爷吴义能摆手止住了下文，一边笑“嘿嘿”地点着头，一边若有所思的一板一眼地说：“奸杀。”邵师爷“嗯”了一声说：“老爷高明！”

吴义能派人将汪老汉、汪桂花、汪桂花的表兄桑星一一抓获，带上枷锁，推上大堂，要他们把谋杀胡洪的犯罪经过从实招来。汪老汉等三人一怔，大喊冤枉。

吴义能大怒，“啪”地一拍惊堂木，骂道：“大胆奸夫、淫妇，不吃点苦头，怎肯如实招来！”又朝两边衙役喝了声：“大刑伺候！”

两边衙役一个个如狼似虎扑上来，不由分说按倒汪桂花和桑星，棍棒齐下，一五一十直打得皮开肉绽、鲜血直流。汪老汉一见，跪在地上膝挪至大堂桌前，一边“咚咚”磕着响头，一边高呼“冤枉”。

吴义能又一拍惊堂木大叫“老儿大胆！不打你个皮开肉绽你也不老实。”于是又对左右衙役喝道：“重打二十大板！”

衙役们又将汪老汉按倒，举起大棒打起来。

汪桂花一见父亲被打，拼命爬过去用自己的身体护住父亲。桑星爬在地上大喊：“老爷，冤枉呀！”汪桂花被衙役拽到一边，继续一五一十地打着汪老汉，这一棍棍比打在汪桂花自

己身上还痛，大叫：“老爷住手，我从实招来。”喊完竟昏死在老爷大堂。

吴义能喝令将汪老汉和桑星拖入大牢，留下汪桂花做大堂供词。拖走汪老汉和桑星后，衙役端来一盆凉水泼向汪桂花，汪桂花醒来，邵师爷供词写好，大体是：“民女汪桂花，与丈夫胡洪不和，常有龃龉，后看中来汪家帮忙的表兄桑星，勾搭成奸，被胡洪发觉，怕闹出去坏了名声，便伙同奸夫将胡洪杀害”。邵师爷变腔变调地高声念了一遍，问汪桂花“属实否？”汪桂花昏昏沉沉半个字也没听进去，根本作不出反应。两边衙役拖住汪桂花的手在供词上按下了手印。

次日又审桑星，开始桑星怎么也不愿屈招，无奈被打得死去活来，又见汪桂花已在供词上按了手印。承认是死，不承认也是死，不如先认了到时吃那一刀之苦，省得平白无故被打得皮开肉绽，生不如死。也就在邵师爷的供词上画了押，按了印。

汪桂花和桑星被打入死囚牢，汪老汉被放回家，吴义能要师爷把案卷整理申报。在整理中邵师爷提出，光有供词不行，人命案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才行。吴义能一拍脑门自言自语道：“乖乖，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呢？”于是又审犯人。

汪桂花无故受了这么大罪，越想越气那胡洪，有时恨得咬牙切齿的，心里骂道：“早知如此，倒不如当初真的把他杀了，跟了表兄这样的好男人就是一天也好。”于是当吴义能重审问她胡洪的尸体哪去了时，她气得随口答道：“尸体被我们解剖，割下肉煮熟了喂野狗了。”这本是句气话，可是吴义能就要这话，他忙叫师爷快快记下，邵师爷插嘴道：“肉喂狗了，那骨头呢？”汪桂花道：“骨头被我们扔进后院的枯井中去了。”

吴义能像是得了狗头金子一样，忙派人去汪家后院，果然有一口枯井，派人下枯井果然寻得一些碎骨头。吴义能忙用布包好碎骨。

奸天淫妇在押，白纸黑字大红手印的供词在握，一包白骨在手。这奸杀案到此也应结案了。于是吴义能将供词、物证和盖有招义县衙大印的文书一起申报濠州府。

濠州知府金大明一听说招义县衙报来一命案卷宗，立刻上堂审理，先看了供词，后又看有堆白骨，认为吴义能办案有板有眼，汪桂花和胡洪不和，与表兄朝夕相处，日久生情，做出一些荒唐之事也是有的，奸情暴露，情急之中杀了本夫也顺常规。这金知府办事，尤其是命案不立刻下结论，每隔一两天，都会将卷宗重看一遍。连看三次后再无破绽疑问方才下结论。在看第二遍胡洪被杀案时，金知府心中顿生疑团：一是只有些分辨不清的细小骨头，无主要部位的骨头；二是胡洪死不到两个月白骨不应出现霉腐；三是明显可看出碎骨不是同一个时期的。金知府估计此案有蹊跷，他要招义县将人犯押往府城。

汪桂花和桑星被囚车押往府城濠州。当天下午金知府就升堂审案。汪桂花和桑星被押上知府大堂，齐声喊冤，将在招义县大堂上的供词全部推翻。双双骂那县令吴义能是“无一能”，是一个书呆子，不应该当招义县父母官。

金知府拍过惊堂木正言道：“人犯汪桂花、桑星听着，本府问你们，理应如实招来，不得胡言乱语。”

金知府问：“你们二位平时有无染指？”

汪、桑同时答道：“没有。”

金知府又问：“那你为何招供通奸，又杀胡洪，分尸煮肉

喂狗，碎骨扔入枯井，如实说来！”

汪桂花说：“招义县令不问青红皂白，只用酷刑打得我皮开肉绽，这倒也罢了，可怜我那老父六十有五也跟着受刑，民女在昏官面前就是有一百张嘴也无法辩清。一为解救父亲，二为免皮肉之苦，民女就屈打成招。我说将胡洪分尸煮肉喂狗是一时气话，那枯井中的碎骨是民女家平时吃的狗骨和羊骨，而那些碎骨也不是一年抛下的，吴县令有眼无珠，人骨狗骨不分，新骨陈骨不辨，府台大老爷英明，望为民女做主。”

接着那桑星道：“我是被舅舅请来替他的豆腐坊帮忙的，整天起早摸黑，睡觉也是和舅舅同住一室，平日只有吃饭时才能和表妹见面，再说表妹已为人妻，桑星根本无非分之想。吴县令硬要将这事往我头上栽，三天两头用刑，后来看表妹屈招了，我不招也是死路一条，不如招了，免受些零罪。”

金知府听后，叹气道：“看来你们是受了不少委屈。只是那胡洪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此案一时也难定论。”命左右替二人卸掉刑具，暂时关进府牢中，从优照顾。

再说那祸根胡洪，因在赌场一夜输了四十两白银，打的是欠条，答应五天内还，否则剁掉右手，或用妻子当四年佣人抵债。胡洪知道五天内无法还清赌债，想一走了之。岂料，胡洪走后，胡、汪两家同时找人，债主知道胡洪躲债也没声张。谁知后审出了人命案，债主以为胡洪为赖死，怕声张出去吴县令认为他逼死胡洪，所以也就没敢说。胡洪逃出家门跑到金陵找了个打更的活。前日半夜打更在一家妓院门前碰到了招义城中布店的马老板。马老板是在金陵进货的。胡洪忍不住上前认了。开始马老板吓得半死，不知面前胡洪是人是鬼。胡洪对马老板说了逃赌债的实情，马老板缓过神来后把家中发

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胡洪忍不住痛哭流涕。与马老板分手后，胡洪想了很多，日汪桂花虽然和他常叮当，但都是为了他赌、睡、懒的琐事。越想越觉得妻子是个好女子。又想老泰山辛苦一辈子到老还想把祖传的做豆腐的绝活传给他，越想越觉得对不起岳父大人，于是第二天一早收拾好东西就回家去了。

胡洪日夜兼程，直奔濠州府而来。

"咚咚咚"一阵击鼓声，连连喊冤声。金知府急忙升堂，衙役带上击鼓人一问，正是那"肉被煮熟喂狗"的胡洪，胡洪一五一十当堂陈述了离家经过和表示悔恨心情，金知府越听越气，喝左右先重打十板。胡洪被打得屁股流血，但一声没吭。他觉得应该打。金知府命人将牢中汪桂花和桑星带到大堂。汪桂花一看到胡洪不顾一切冲上去抱着胡洪的脖子就是一口，咬得鲜血淋淋，胡洪泪流满面，不躲也不让，任妻子咬，任妻子骂。

一切真相大白，金知府终于将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卸下了。他击板宣布，从此胡洪不得再赌，不得打骂妻子，孝敬岳父，好好经营豆腐坊。以后每隔两个月我派人去查看一次，如有违背打入大牢。桑星受了皮肉之苦被关押了几个月，官府赔赏 ~~四~~两白银，此银由招义县令吴义能个人承担。将吴义能马虎办案，险些造成千古奇冤一事禀报皇上。皇上下旨撤了吴义能招义县令之职。

据说吴义能回家后设蒙馆当了先生，讲道中常拿自己那次失误险伤无辜告诫弟子，做事一定要亲自经历，二要细心，绝不能任他人摆布。

# 源文昌阁

津里北有一座占地近 1000 平方米，高近 5 米的跨街楼，建于清朝乾隆年间。楼正面有盱眙知县亲书“文昌阁”三个镏金大字。这文昌阁是一个农民和一个秀才捐资共建的。这里有一段传说。

相传津里西有个鲍村。村上有个勤劳朴实的青年农民鲍重贵，他和镇上一个叫周良清的秀才，自小在一个学堂里读过两年书。后来鲍重贵因家贫交学费，停了学回家放牛去了。但他直相互往来，成人后关系逐步加深，成为知己。

一年，腊月二十四，周秀才一家上下忙着扫尘。因津里一带兴在腊月二十五过“祭灶节”，紧接着就是忙着迎新年。周家佣人在整理家堂时，顺手将一对银烛台放进香烛篓里，还没来得及放回原处，风风火火跑进一个半大小伙子：“娘，嫂子要生孩子了，爹叫你快回去。”佣人丢下手中的活，回家去了。世上也就有这巧的事儿，佣人刚走，鲍重贵拎了两只老母鸡来了，在堂屋转了一圈没见着人，因送的礼轻，没好意思见老朋友周良清，见了又怕他不要或是回赠一批年货，把鸡放在墙角就走了。出门没走多远正遇上周秀才的老婆，周秀才老婆客气地要留鲍重贵吃饭。这鲍重贵是个老实人，平时话就不多，见着女人更是没话。当时周秀才老婆拉他回去，要他吃了饭再走，这鲍重贵脸羞得通红，双手紧紧抱在怀里，不愿回去，只说待大年初二再过来拜年。

当天晚上，周秀才发现家堂上那对银烛台不见了。问谁



也没看见。周秀才十分生气，因那对银烛台是祖上用了三锭银子打造的，在周家已用了两代人。周秀才说定是被人偷走了，于是一个个问。最后周秀才老婆联想起下午鲍重贵的举动和神色，悄悄告诉了丈夫。丈夫听了直摇头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鲍重贵是自幼到大的朋友，人憨厚诚实，怎会干这小偷小摸之事？”周秀才的老婆说：“肯定是他，我拉他回来说等吃了饭再走，他死活不依，双手在怀前抱的紧紧的，脸红到脖子根子。”周秀才还是不信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我们相了近二十年了。”周秀才老婆也摇头叹气说：“人是会变的，我看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”

大年初二，鲍重贵果然来给老朋友拜年，一阵寒暄后，鲍重贵见周秀才脸色不对。俗话说：“出门看天色，进门看脸色。”今个朋友笑脸不真，像是勉强憋出来的笑脸。鲍重贵心里不解，顺口问道：“怎么，今天不高兴？看你脸色像是阴天。”周秀才碍于近二十年的交情，实在不好意思把怀疑他偷烛台的事直接说出来，于是就开始绕弯子。周秀才问道：“重贵，今年收成如何？”鲍重贵说：“还可以，就是年年借牛用麻烦，年三十下午我拾了个巧，村东老刘家全搬南京去替他亲家照看生意，临走把地和牛都变卖了。我咬牙买了他家的那条大牯牛，你猜多少钱？”他看看周秀才没反应，又继续说：“才一锭银子。”周秀才突然插话说：“哟，你还存有银子？”鲍重贵说：“嗨！都是我亲戚借的。”周秀才老婆是个直肠子，她听丈夫说话绕弯子，忍不住了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重贵呀，你和良清是近二十的老交情了，你要有困难直接说一声……”鲍重贵抢话头说：“嫂子客气了，就一锭银子，几个亲戚也都给面子，我一张嘴也就凑够了，要是凑不齐，我当然会过来向嫂子